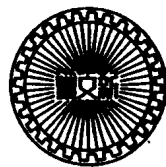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三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古禮儀

禮記集說四九卷(一)(卷一之一~卷十九之六)

清 鄭元慶撰

吳 興

一

序	三	卷六之一	二五三
卷一之一	四	卷六之二	二七〇
卷一之二	二一	卷六之三	二八七
卷一之三	三九	卷六之四	三〇一
卷一之一	五五	卷六之五	三一六
卷二之一	七〇	卷七之一	三三五
卷三之一	九〇	卷七之二	三五三
卷三之一	一〇六	卷八之一	三六八
卷三之三	一二七	卷八之二	三八二
卷四之一	一四五	卷九之一	三九五
卷四之一	一六五	卷九之二	四一〇
卷五之一	一八四	卷九之三	四二二
卷五之二	一九七	卷一〇之一	四三四
卷五之三	二一五	卷一〇之二	四四九
卷五之四	二二八	卷一一之一	四六三
卷五之五	二四二	卷一一之二	四七九

卷一一之三	四九三
卷一二之一	五〇六
卷一二之二	五二四
卷一三之一	五四六
卷一三之二	五六一
卷一三之三	五七六
卷一四之一	五八九
卷一四之二	六〇一
卷一五之一	六一一
卷一五之二	六二五

卷一六	六四一
卷一七	六五六
卷一八	六七五
卷一九之一	六九〇
卷一九之二	七〇一
卷一九之三	七二三
卷一九之四	七二五
卷一九之五	七四一
卷一九之六	七五四

wt98/02

禮

記

集

說

子

十

卷

(合子卷計之共八十九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禮記集說序

吾鄉臨川巨族唯鄭最著鄭之先系本康成而遷於吳興者由明世廟迄今簪纓詩禮代相聞也芷畦承其家學自少爲名諸生屢試不第鬱鬱食貧年逾強艾復遭喪明之痛論者或致疑於造物乃芷畦都不以屑意居則鍵戶著書行則擔囊負笈走數千里與賢人君子遊中雖暫應賓幕非其所好輒引去歲己亥再至京師以其所著禮記集說問序於予予讀之不忍釋手蓋其掇拾諸家訓解自漢唐以至本朝哀然成八十卷非博極羣書何能及此然予竊有說焉禮記四十九篇雜出於孔門七十二子之所傳記每篇文義互有牴牾而且大

禮記集說序

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宋衛氏集說失之繁元陳氏集說失之簡今學禮者欲求其詮解洞達考據詳明折衷焉而歸於一是亦甚難矣芷畦殫數十年之精力廣搜博采糾謬訂訛集爲大成誠禮經之樞鑰容臺之羽翼也然猶欲然不自以爲是而語子曰近世經學皆尊奉宋儒爲言理之宗而詆漢儒爲訓詁子之兼收註疏也人或訾我爲粗衛氏集說斷於宋陳氏集說斷於元予之取勝國以及本朝諸家之說頗不嫌其多人或訾我爲濫取今人之說則以其立論較勝於前人而注疏與古今諸說所未及者予竟參附以己意人或訾我爲無根據且今之令甲禮專主陳澧遵

之則曰中程違之則曰悖註予之取舍自行其是不肯依樣葫蘆以因循其舛錯人或訾我爲無忌憚生竊疑之子曰否否宋儒言理不若漢儒近古有師傅也是非黑白最難混淆注疏是則取注疏注疏非則取集說集說又非則不得不取諸說與己所獨得之見而場屋中唯易詩主程朱書主蔡氏春秋主胡氏而禮則主陳澧與古注疏確有明文也子何疑焉予之故鄉臨川王荊公說禮多發明方性夫馬彥醇皆師之紫陽夫子謂其解義儘好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吳草廬亦有三禮合注盛行天下至於吳興在六朝則有吳氏商沈氏麟士重文阿不害在唐則有邱氏光庭在宋則有葉氏夢得

禮記集說序

沈氏清臣倪氏思吳氏莘各有著錄其他瑣言零解散見於載籍者殆不可以數計兩地經傳猗歟盛哉芷畦祖述康成彙括諸儒之學既能探賾索奧發前人之未發解今人所難解而又能懷疑善問不自矜詡先儒有云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夫疑者覺悟之機而善問以求明者可以馴至於聖賢之域子之學不將大進乎哉芷畦就館安平將舍我去於其行也爲序其書而更勗之且以志喜云

康熙歲次庚子仲春朔日雙江友生王思軾題

曲禮上第一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

藍田呂氏云曲禮禮之細也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則曲禮者威儀之謂皆禮之細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此篇名曲禮者蓋他篇稍各以類相從此篇雜記諸禮之文者也臨川吳氏云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王通氏言曲而當又

禮記集說卷之一

曲禮上

如地名之言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蓋謂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故曰曲先儒以爲委曲曲折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註云禮主敬儼矜莊貌安定辭審言語也

陸

氏云毋字有禁止意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

廬

陵胡氏云上三句聖賢皆當如此乃可安民不必人

君也人君尤當謹爾建安眞氏云曲禮一篇爲禮

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

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之有一毫之

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

遽以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已治

人之道畧備新安朱氏云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

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

者之效也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

淺迫無含蓄也永嘉戴氏云學以禮爲先禮以敬

爲本儼若思者非眞思也有所思則坐馳矣安定辭

者非無辭也安定其辭而後發也凡此皆主敬之功

也儼若思則動容貌而民莫不服安定辭則出辭氣

而民莫不信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其於安民也何

有夫子曰脩己以敬又曰脩己以安百姓其本則一

禮記集說卷之一

二

晉江周氏云毋不敬當以心言正是君子體禮處爲

總儼若思者容貌之敬亦心之敬也安定辭者言辭

之敬亦心之敬也不可依註作三平安民者主敬之

效哉字有歎美意安則和緩而不急躁定則堅確而

不二三納蘭氏云毋不敬兼動靜而言唯敬故寂

而靜之時儼然若有思而容爲德容感而動之時安

定其辭而言爲德言集說劉氏乃以動容貌三者強

相配合失其旨矣

放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疏云傲者矜慢之名心所貪愛爲欲飲食男女是也

在心未見爲志不得自滿六韜曰器滿則傾志滿則

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 廬陵馬氏云不可長者消而絕之不可從者克而止之不可滿者損而益之不可極者約而歸於禮 廬陵胡氏云四者聖賢所同戒鄭意專指人君非也 費氏云此皆所以持其敬也敖長則忽易而無所畏欲從則流蕩而不知反志滿則驕情而不加修樂極則荒惑而無所覺有一於斯敬不存矣此君子所以亟言其不可也 烏程姚氏云書曰無若丹朱敖敖是凶德不可有者此敖字則大學傳之其所敖情之敖也故曰不可長此志字乃得志不得志志字故曰不可滿

禮記集說一之一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新安朱氏云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憚則愛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二字言皆眾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註非是 永嘉周氏云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爲己私分也唯能以天下爲度則不累乎物在人者猶在己也奚積而不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爲我所安也唯能以天下

爲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乎唯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唯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 武林顧氏云六句皆上輕下重上爲人情所同下乃賢者所獨而字轉語正見其適中處句句都要從心看敬愛是情意上真心知善知惡是好惡上公心能遷能散是義利上虛心 侯官鄭氏任鑰云只是安其所安而又能遷謂進德修業於所安者已據而依之而弗去矣却又聞義能徙愈進彌上不自畫焉所以賢也 安安不可與堯典安安同解 山陽彭氏云安則守之若故遷則隨時而變卽主忠信徙義是也而字一折玩能字固知安安

禮記集說一之一

四

亦有不能遷者須透發能字方像賢者身分方是賢者適中之行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藍田呂氏云趨利避害人之情也君子特主於義而不苟義可得則受不可得則不受則得不得有義矣義可免則免義不可免則不免則免不免有義矣君子所趨唯義而已何利害之擇哉狠者與人爭者也君子無所爭犯而不校而已故毋求勝也分者與人共者也而獨求多焉是自私也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故毋求多也 永嘉戴氏云積而能散臨財毋苟得分毋求多皆爲財利言也此人

所甚病者故三言之 晉江周氏云財與分相近而不同財則無故之獲分則應得之物也難與狼相近而不同難則大節所繫狼則一時之忿也 武林顧氏云臨之時難持求之心難化全在平日有立廉養勇懲忿窒慾工夫 納蘭氏云毋求勝毋求多乃不忤不求之事陳氏乃云求勝未必勝求多未必多却不免計較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必多將不難爲之矣 華亭周氏鼎云分毋求多句作複語終覺少味不如呂氏說得周密納蘭氏駁集說求勝未必勝二句可謂謹嚴矣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禮記集說一之一

五

註云質成也 新安朱氏云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強辯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晉江周氏云毋質在直而勿有之前勿有只在直字之內質是自是而不肯問人有又是問人而不肯舍已 烏程姚氏云此二句總是教人慎處其所疑者 侯官鄭氏云疑事宜一讀蒙下兩句毋質爲一句直而勿有爲一句言疑事則勿臆決而成言之但伸已見而聽彼自爲決擇而不敢自以爲是也此卽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之意 華亭周氏云勿有只在直字之內說得了當蓋勿有

二字正以申明直字之蘊耳先儒因一而字多作轉折似屬支離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永嘉周氏云君子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之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齊故君子之立如之 清江劉氏云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曾子之文記禮者取之非誤留若夫二字則全脫弗信以下一簡鄭氏謂爲丈夫之事誤矣 納蘭氏云案祭前有散齊致齊

禮記集說一之一

六

人皆知之不知祭時齊敬之容亦齊也故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記立如齊乃祭時之齊非祭前之齊蓋祭前齊於適寢有坐亦有立祭時齊於廟中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時之齊爲法鄭氏謂立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其義精矣孔氏亦云立者謂祭之日立於神前時非祭前齊戒之齊人之倚立雖不祭祀必須磬折屈身如祭祀之齊也陳氏引疏文而改爲祭前誤矣

禮從宜使從俗

藍田呂氏云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之類使於他邦必

從其俗故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 侯官鄭氏云使作出使解其義爲長蓋使於他國則與其國之風土有殊故須從俗也從俗亦謂事之可以從俗者耳寧從其俗之非禮之禮耶胡氏謂役使人從俗其義自狹按經傳諸書凡役使之使字下必有民字人字否則上已有民人等字始着使字未有單言使字者故知此使字爲出使之使也或疑此篇多言人日用之禮何此處忽言出使事曰此句因上句而來蓋幹補上句之意而義始完密無弊也但曰禮從宜則惟揆其事之所宜而行之倘值出使而適異俗亦止曰吾行禮之所宜而已竟不顧其情之所安必

禮記集說卷之六

七

有於己則宜而合之彼國之風俗則不宜者是亦不可行也故於禮從宜之下繼之曰使從俗大意是謂禮則從宜至於出使則又須從俗蓋從俗而不違於正則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浚儀王氏云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

愚按禮字另起不與上連孔疏謂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其說非是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疏云自此至往教總明人之所行皆當由禮故以禮

爲目

費氏云禮者理也理各有攸當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亦因其自然而辨之使不亂耳情不能無親疏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以定之如五服之制有精粗重輕之類是也事不能無嫌疑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以決之如男女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之類是也同異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別之如車服器用之有等殺鼎俎邊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是非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明之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雖違眾吾從下之類是也 長樂陳氏云易曰陰疑於陽又曰爲其嫌於無陽燕義曰不以公卿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蓋兩物相似爲疑以此兼彼

禮記集說卷之六

八

爲嫌 納蘭氏云夫禮指五禮不特喪禮爲然疏以喪禮明之謂餘可類推耳集說唯引喪禮以明之非矣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廬陵胡氏云不妄說人惡容說也不辭費雖不可輕費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爲辭貴於合禮 金華邵氏云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以爲不費於言辭豈經意乎

二說講不辭費固屬堂皇然於上下文太不倫矣姑從古注集說亦安帖可通○愚意篇首有

安定辭之訓而下章又云行修言道蓋禮以敬爲本而敬莫切於慎言不辭費句斷從舊說無疑也○辭費則不合語默之節傷易則誕傷煩則支以致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故禮不辭費

門

愚按說文費散財用也从貝弗據此當以胡邵二說爲是若依舊說經何不曰不費辭而必曰不辭費耶說人與費對不妄與不辭對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疏云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曰禮不踰越節度也 永嘉周氏云禮者分而

禮記集說一之一

九

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逼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已不知已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 納蘭氏云踰節之義殆專爲犯上越分而言集說反謂踰節則招辱一似所謂恭過於禮者失之遠矣

愚按說文玉篇侵漸進也侮慢也論語恭者不侮人今則以漸而進侮之不已便非恭者之所爲矣侵字不作侵削侵犯解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註云質猶本也 永嘉周氏云脩身者必敬踐言者

必忠忠與敬者爲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脩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脩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於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 嚴陵方氏云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質則存乎人言行存乎人者也故曰禮之質也樂記又以中正無邪爲禮之質者蓋惟行脩言道乃能中正無邪曲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所以爲質則一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永嘉戴氏云夫取者非取諸人爲善之取蓋可以取

禮記集說一之一

十

可以無取之意也夫物所以將禮因物之不至而失禮者有之故行禮者使人取於我不當使我取於人禮雖自卑而尊人然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學者當致敬盡禮潔已以求進毋寧教者卑辭悅色俯首以求售其說也禮不聞往教在己者若過高不聞取人在己者無所利此禮之所以爲貴也 吳江徐氏云朱子曰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卽其事也集說用之似亦有理第恐非記者兩述所聞之意 烏程姚氏云取於人取人是一事來學往教又一事觀二間字可見再觀前條禮不妄說人二句禮不踰節

三句各以禮字提掇尤可見似不必牽合作一事也
愚按此取字畢竟當作取與之取看取於人者
可以取者也取人者不可取者也唯其可取故
取於人不可取故不取人此禮之所在也即臨
財毋苟得之意永嘉戴氏之說爲長朱子謂此
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長樂陳氏謂上二句勉
學者下二句戒教者福寧黃氏謂禮聞取於人
必待君求而後出也不聞取人必不枉道以徇
人也恐皆非是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
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禮記集說一之一

十二

藍田呂氏云兼天下而體之之謂仁理之所當然之
謂義由仁義而出焉之謂道有仁義於己之謂德節
文乎仁義之謂禮教訓正俗其義皆教也立教之謂
教訓說禮義之謂訓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
分爭者合禮則可不合禮則不可辨訟者有禮則直
無禮則不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人之大倫由禮而
後定 四明沈氏云道德仁義混然無偏倚之謂成
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
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
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各行於其所當行而不
偏於一曲非禮不能也 廬陵馬氏云周之盛時民

之祭祀喪紀冠昏飲射皆董於鄉閭之史動作起居
無一日而不在於禮此教訓正俗所以待禮而備也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
之量此分爭辨訟所以待禮而決也君臣上下主於
義而不可以無分無分則夷而終於亂父子兄弟出
於恩而不可以無敬無敬則瀆而至於離此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所以待禮而治也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
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
者俱皆事師 藍田呂氏云宦學二者皆有師師弟

禮記集說一之一

十二

之分不明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之情
不親而教不行故曰非禮不親班朝者正朝位也治
軍者齊軍政也蒞官行法者臨官府以行法令也三
者皆仕者所以治眾也禮明乎尊卑之別則分無不
守令無不從此所以非禮威嚴不行也禱祠祭祀則
郊社宗廟之常祀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以供給
鬼神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禮者敬而已無敬則不
誠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永嘉戴氏云禱祠祭祀謂
行禮之時也供給鬼神謂祭祀之物也 納蘭氏云
蒞官行法呂解甚明集說云分職以蒞官謹守以行
法兩釋之殊無意義

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

疏云君子有德有爵者之通稱

王氏云自道

德仁義以下皆不可無禮故君子之道明禮爲先

都昌陳氏云是以承上文而言 福安黃氏云欲容

正色肅然端莊外著以爲恭閑邪主一凜然敬惕中

存以爲敬卑以自牧無欲上人以爲退推以與人懷

不居其有以爲讓裁抑自居確守持盈以爲樽儉約

不放常遵中正以爲節 晉江周氏云此禮字應上

數禮字恭敬退讓就身言樽節就事言六者兼盡即

以明禮 侯官鄭氏云按此禮字指儀節言即上數

禮字也恭敬云云所以表著此儀節也恭敬等六字

禮記集說一之一

十三

是人行儀節的骨子上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等節所

云禮字俱是指儀節言諸說有以敬言者俱失其旨

篇名曲禮何爲忘之惟以此等禮字俱作儀節字解

則義似較明穩而上下諸節俱覺通貫而於命篇之

名亦合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

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註云聚猶共也鹿牡曰麀 疏云凡語有通別別而

言之羽曰禽毛曰獸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

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周

禮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雁白虎通曰禽者鳥獸之

總名 長樂陳氏云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知故能言

無義故未嘗有禮人則有知有義有知而無義不亦

禽獸之心乎爲禮以教人使之行脩言道其大有以

同天地之節其極有以合天地之化豈特使自別於

禽獸哉然則自別於禽獸者衆人而已於明禮言君

子於爲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同意

山陰陸氏云聖人作是一句 烏程姚氏云使人

以有禮有字宜重看有固有也實有也使人以有禮

便有許大體驗之功在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尙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

禮記集說一之一

十五

而不往亦非禮也

藍田呂氏云大上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時也其

治也文不勝質務存其實直情徑行無所事於禮故

禮有不答而人不非之後聖有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由是交接之道興焉 廬陵馬氏云禮之設所以緣

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

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爲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

人壘壘而不倦也夫獻必有酬酬必有酢此往來之

禮見於燕飲也主人出迎則客固辭客就東階則主

人固辭此往來之禮見於際接也服之三年者其報

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此往來之禮見於喪紀也

其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爲禮者有時而息矣 山陰陸氏云施報者往來之情往來者施報之迹 烏程姚氏云大上貴德非無施報往來而忘之也務施報尙往來則由禮以全此德矣故緊承說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侯官鄭氏云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猶所謂大上忘情其次不及情之類原指事之差次言但以人之世擬之則貴德自是上世人所有之事務施報自是中古人所有之事耳然不得便指實蓋帝皇之世亦已有禮教人放勳教人五典親義別序信俱有禮在讀二典便可知施報之禮帝皇之時已有不緣三王始務之也德猶好行其德

之德

禮記集說一之一

十五

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大學命講禮記帝問曰大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熙對曰大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耶時使之然乎熙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三國志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東萊呂氏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 吳江徐氏云禮之有無安危所係自天子至於

庶人莫不皆然此禮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廣安游氏云禮有屈有伸不專主於自卑然禮之行所謂謙也讓也恭也和也如此之類皆本於自卑而後能成則夫禮者要本於自卑而尊人鄭註負販者輕佻志利宜若無禮此說非也堯舜三王之世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負販者亦皆孝弟之人非若後世負販者之鄙暴也所謂負販之人當勞役之際宜若簡於禮而從其所安今也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若此者所謂必有尊也

禮記集說一之一

十六

負販於道路猶爾況雍容於廟堂之上而不爲禮哉故夫富貴之人則可以行禮之人也富貴之地則可以行禮之地也若樂於傲樂於縱樂於自尊則負販之不若矣 嚴陵方氏云不驕不淫以禮能有所節也志不懾以禮能有所立也 廬陵馬氏云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福宣黃氏云此以上皆言禮之綱是總論此以下至末皆言禮之目是敘事 烏程韓氏云恭敬撝節以上單就禮說能言以下方說有禮無禮打到人身上來頻呼人字與禽獸對照發人深省知自別知好

禮知是好字本領好是學字本領學是有字本領都根教來 自篇首至此或以爲言禮之大凡而類記之或以爲曲禮雜序皆似也然而未盡也此殆猶考工國有六職及天時地氣數條作文者必有其冒耳以曲禮名篇恐人以爲威儀之小而忽之故特鄭重其文首條卽從安民說起見不是一身了局次舉賢者以示法次責備君子脩身以明禮漸漸說到教人忽將禽獸一喝令人毛骨陡豎然後與之條次款目却又從人生兩字說起見人一離父母胞胎便爲禮所收拾死而後可以已猶然尸以承之曰崩曰薨曰終曰死名以別之生乎毋不敬死乎毋不敬也君子

禮記集說一之一

七

之言禮何其尊曰不如是不可以記曲禮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註云幼時始可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有室有妻也耄僭忘也悼憐愛也期猶要也頤養也疏云自此至以其制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二十成人雖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至二十九通名弱冠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三十九以前

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血氣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堪爲大夫服事也得專事其官政六十至老之境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七十其老已全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悼未有識慮可憐愛雖有罪不加刑百年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 長樂陳氏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則非必十年然後學也顏子未四十孔子使之仕則非必四十而後仕也冠禮曰棄爾幼志是幼之稱非特施於十年也舜未百年而稱

禮記集說一之一

六

耄期是期之稱非特施於百年也禮之所言特其大政而已周官司刺赦幼弱赦老耄蓋幼而非弱老而非耄皆所不赦此所以至於悼耄然後不加刑也司厲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漢律令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與此同意 山陰陸氏云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倣此 湖上逸人云罪不加刑固是老老幼幼亦以悼尙不知爲惡耄則不能爲惡必不至犯大辟也 嚴陵方氏云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於是則必更焉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者也孰能逃其氣而逆其理哉故其生每於十年則必

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若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幼者壯之對弱者強之對者與耄皆老也而止以七十爲老蓋耄雖向乎老而未足以老名之也耄則過乎老而老不足以名之矣期頤者蓋人生以百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由是而下則不及故必百年以期名之人之所期者終於此而已則養生之道可以不盡之乎故爲頤之時

武林顧氏云此一節句句要照得禮該如此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禮記集說一之一

五

疏云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歸田里不得謝是其猶堪掌事不聽去也則必賜之几杖者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 都昌陳氏云几所以憑杖所以倚賜之使自安適也 烏程姚氏云賜几杖以下皆君待老臣之禮自稱以下皆老臣所以自處之禮 松陵趙氏云行役以婦人宜云有事出行行役以婦人註疏以行役謂巡行役事未明

愚按行即適四方或本國巡行或遠聘異國皆

行也行而役以婦人適四方而乘安車互而相通註疏分行役爲本國巡行役事適四方爲遠聘異國長樂陳氏謂行役不以安車適四方不以婦人皆失之拘自稱以下皆適四方事適四方而與他國之人語則自稱老夫其國即聘問之鄰國也於其國行聘之時在彼君前則自稱名同於己君也嫌亦稱老夫故明之如此下篇使者自稱曰某是也越國如魯國欲往晉國則必由鄒由齊過都越國而去人見其皤皤黃髮安車坐乘皆異之而問焉則必告之曰此吾君優老之異制也一以感君之恩一以明己之老

禮記集說一之一

三

孔疏謂於其國爲自與其君言則稱名蓋非是君前臣名何人不然而言之於此與老夫何涉註疏云國而問謂都魯來問心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也皆非是經文止有一問字無兩問字也且鄰國來聘問亦何必舉國之法度以答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註云從猶就也 金華應氏云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執子弟之役以其禮然耳 藍田呂氏云問者皆以不能問能以寡問多則少當問長者也今

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敬不足也孔子問曾子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是皆辭讓之言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疏云冬溫夏清是四時之法昏定晨省是一日之法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醜夷等類之名夫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儔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戒之以不爭嚴陵方氏云冬溫而夏清者欲親之體常適其和也昏定而晨省者欲親之體常適其利也推和親之心以及於人則與人不爭陰陽之和矣推利親之心以及於人則與人不爭險易之利矣此所

禮記集說一之一

王

以終言在醜夷不爭也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註云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疏云交游泛交也熊氏云上始州閭下及交游亦其次也先孝後信又爲差次略舉五者餘行可知

張氏云三賜不及車馬非有愛敬之實者不能孝爲百行之原故悅親至於信友一以貫之東萊呂氏云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

者方見親切州閭鄉黨之人見他孝如此所以稱孝兄弟親戚則尤切近者而見其親親之愛故稱慈僚友在官則同王事在私則同舍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弟執友是心友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源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仁之本是也藍田

呂氏云交游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侯官鄭氏云一命受爵再命受祿雖父母在亦必具乘不徒行豈必待君之賜始有之鄭氏謂不受車馬之重器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者非也按君有賜臣受之當敬君之賜君賜他物不過致敬於一時若車馬則受之於君入於私門必不可與尋常自具之車

禮記集說一之一

王

馬等自當敬君之賜安置異其所飼秣異其物在古必有敬君所賜車馬之禮在所當循若父在而子受此賜則必煩爲父者時致其敬爲子之心不安故三賜不及車馬自是人子順親孝行由信友以致獲上故君雖加之爵祿而車馬之賜不及焉蓋深知其孝而曲體之不使其父有所不安卽所以安子之心也藉非順親素行早孚於君豈有此哉是故州閭鄉黨以及交游各以所見稱之廬陵胡氏臨川王氏謂以人子當受車馬其說固是君既賜及自不可辭但有父在而被此賜其孝之不感於上可知矣藍田呂氏以饋獻不及車馬爲言未得其解石林葉氏引叔孫